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96

主編
虞和平

文教·文藝

戰地行脚

戰地戲劇的理論與實踐

戰地血花

戰地巡歷

戰地照相

頭顱影

戰鬥與血跡

戰鬥在太行山底谷口

戰時邊疆的故事

戰時歌曲



大象出版社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96

文教
文藝



大象出版社

虞和平 主編

戰地行脚

戰地戲劇的理論與實踐

戰地血花

戰地巡歷

戰地照相

頭顱影

戰鬥與血跡

戰鬥在太行山底谷口

戰時邊疆的故事

戰時歌曲

種四十第書叢小火烽

脚行地战

著 甸 君 錢



版 出 社 火 烽

售代總社活生化文林桂

烽火小叢書第四十種

戰地行脚

錢君匋

烽火叢書第四十種

戰地行脚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實價二角五分

著者

錢君匄

發行者

烽火社
重慶沙坪壩十三號

總經理

桂林文化出版社
桂林東江路

有著作權

禁止翻印

目錄

一	退出虹口	一
二	滬杭車中	四
三	轉上前綫去	八
四	折向要塞的江陰	一一
五	轟炸中回故鄉	一五
六	在故鄉	一八
七	離家前後	二〇
八	夜船發湖州	二三
九	袁家匯一周間	二五
十	泉水洋上的槍聲	二八
十一	湖州在烽火中	三一
十二	茗溪急流上的恐怖	三二
十三	停留在曉墅	三五

十四	砲火撲到了大目山	三九
十五	浙皖叢山間流亡的一羣	四二
十六	鄧吳村的一夜	四六
十七	向皖南進行	五〇
十八	火焰中的廣德	五四
附錄		
	倖免者	五八

一 退出虹口

炎熱的夏日的中午，蟬聲完全佔領了假期中枯寂得比寺院還要枯寂的校舍。古舊的鐘樓的走廊上一株老槐撲過來，「日移葉蔭上闌干，」烈日把老槐的枝葉的影彷彿「月移花影」地移到了直條子的木闌間靜臥着，因為沒有一點風來吹動牠，覺得天氣有上海局面一樣的悶沈沈。

飛利浦三燈機的鈕一撥動，蘆溝橋方面的消息源源而來。我們期待着全面抗戰爆發的留校四同事，儼然以四金剛自居了。每天任和和楊兩位研究着日報上的消息，推測抗戰是否會在上海展開。我和鄭每天埋着頭，製作着含有強烈的煽動性的抗戰宣傳畫，緊張到了極點，連吃飯工夫也被挪用了。赤着腳，袒着胸，我們在涼爽的夜晚中恣情地縱談着北方的戰事的得失。忽然從老遠的滬西來了一個友人，他告訴了我們虹橋事件的嚴重，勸我們不要硬到底，還是先搬動搬動，等到戰事一展開，虹口不比「一二八」時代，這次却連「暫時勿礙」的機會也不會有的了。於是第二天我就到滬西的馬路上去實地觀察，彷彿知道嚴重的人都在虹口，一路上獨輪車載的，是箱籠物件，黃包車，卡車，

場汽車，小汽車載的，也都是箱籠物件。慌慌張張地，前擁後擠着塞滿了寬闊的馬路，一齊流到蘇州河以南的地帶去，那般跟隨在車後或車上的物主，都現着一種茫然的臉色，但他們的心中却隱藏着一種無底的怨恨，怨恨那中華民族的仇寇暴戾的日本！

這樣搬移的人從虹口每個角落裏湧出來，整天整夜充塞了好幾里長的馬路，看看覺得似乎真的有些嚴重了。於是我也準備把我的物件分批來輸送到比較安全一點的地帶去。先把傢具打了篋包，從萬分艱苦種種周折中，總算在上海南站向破石運出了，這真是我的幸運。那些我所珍愛的書籍和 Piano 之類，也都一次次難在擁擠的各色車子的隊裏遷移到了法租界。

我那三位同事，也都酌量把放在校中的東西搬走了一些。

把東西搬了以後，我們還是相約着守在古舊的校舍裏，我對於相處近十年的那座赭褐色的世紀式建築的鐘樓，非常戀慕，不忍遽然離去了牠。

十二日那天清晨，日光有點發紫，預兆着中午是將要更加熱得厲害了。上海局面似乎更嚴重了一些，外面路上的搬家者也越來越擁擠。我的小兄弟君行，因為早已向同濟大學的附中報了名，所以他早上一起來便獨自上江灣去應試了。午飯後，聽得更嚴重的消息，大約抗戰在上海啓幕，不出這一兩天了。一忽楊從外面回來，又帶來一個驚人的消息：天通庵一帶的敵軍已經向閘北出動，路人都這樣在傳說着我聽了也不去思索他是不是實在，倒想起了君行在江灣不知道怎樣了，我放下了醃飽

着血一般的紅色的繪圖案的筆，想到鄭的房間裏去瞧一瞧他的作品，君行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了。他慘白的面色，含着無限的驚恐，喘喘的呼吸使得他顫抖的說話，時時被阻斷了。

他六點鐘到了寶山路車站，站上擠滿的都是到吳淞江灣一帶去搬東西的人，到了八點鐘前後，他纔擠上了火車。江灣的姿態還是和平常一樣，只是家家都搬空了。同濟的考場裏應考的人真零落得可憐。第一場考算術，常他解答了第一個問題之後，思考着第二個問題時，士考的先生中有一位從場外匆忙地進來，宣布了請他們趕快「投筆逃難」的緊張消息，於是全場的人都騷動起來，向同濟的校門外洪流似地湧了出去。

在江灣車站上，中午強烈的日光中，候車回上海的人，從來沒有這樣擁擠過。吳淞開來好幾次蒸汽車，每次都塞滿了人，也裝不完這許多。君行始終擠不上去，站在那里發楞。有一個他的同學在他的背上拍了一下，二個人驚遇以後，商量着想步行到上海來，車站上另外有許多人也想從步行回上海，可是據說敵軍已在天通庵把路截斷，不能通過了。君行和他的同學的步行計劃也便中止。過了一回，他們又想出了一個方法：跳過軌道到對面的月臺上去候上海開吳淞的車子，那邊月臺上只有一片平靜炎熱的日光，沒有第三個人，不到半點鐘，便上了很空的去吳淞的車子。

吳淞的命運和江灣一樣，市廛的面貌還保持着「一二八」以後的輪廓，但他的骨子却早已急遽地變了。君行他們在吳淞打聽到了市渡輪，便在黃浦中從敵艦旁邊擦過，回到了上海北京路外灘。

君行以爲北四川路已經開戰，在路上躊躇着不敢回虹口來。後來打聽清楚了，沒有開戰這一回事，纔匆匆回到我的校中。這一晚留校的金剛大家都彷彿感覺到了火藥氣息似的，雖然約着守住校中，但到了深夜，我送了君行到法租界回來，不見一個踐言住在校裏。寬廣古舊的校舍全部沈浸在死寂的黑暗中，路上白天還擁擠着搬家的車子，這時却已經稀少到幾乎沒有了。吳淞路和北四川路橋這些地方，增加了幾個野豬一般醜陋的魔鬼一般殘惡的敵兵，守着快要吹起腥風的夜，見了使人只覺得心情忿怒起來。

就在這個夜裏，我們的軍隊怒吼了，掃蕩着這些奇醜的侵略者。雄偉的砲聲推動了抗日的大上海的民衆，和怒潮一般地沖激起來了。

我却無聲無息地，就在這一夜很平凡地離開了我的故居虹口。

二 滬杭車中

深夜中，砲聲連續着在遼遠的閘北傳到法租界來，我清醒在汗濕的枕上諦聽着，非常興奮。到破曉的時候，纔睡眠了片刻。

法租界已不如往日一般的清靜寬敞了，空房子都給從虹口一帶逃來的人住滿了，路上不斷來往着匆忙的人羣，有許多是看熱鬧的，有許多卻是在幹着救亡工作。我暫居在親戚家裏，陪着久病不

愈的頹，覺得太閒適了。到朋友家去走走，也沒有什麼好辦法生出來。我想，我還是回到故鄉去做點抗日宣傳吧，於是計劃着想離開上海。

我在霞飛路的一座三層樓上見到了我們的空軍轟炸敵艦的雄姿，一聲聲要求民族解放的炸彈在黃浦中的出雲艦上爆炸，晴空中幻出一朵朵的黑煙和隆隆的巨聲，敵艦的高射砲惶惶地密集放射，想壓迫我們的空軍遠去，結果卻被我們勇敢的空軍炸傷了幾艘賊巢的敵艦。就在那天，大世界前面落下了一個炸彈，有一個被難者的大腿飛起來，拴在紅錫包香煙廣告的大鐘的長針上，血淋淋地在那裏跟着長針移動。我的小兄弟和久病的頹都被這巨型的炸彈嚇得臉孔也變了顏色，想趁戰事剛啓幕的幾天裏離開上海。

病人羸弱得不能自己動一動，我們在雨後的晨光中把他扶上了汽車，在擠滿人的路上向前進發，很困難地出了法租界。

南站在「一二八」那年我曾經見過擁擠在那裏的難民，黑壓壓幾個月臺上盡是蠕動的頭顱，看不見人的身體。今天的南站，擁擠的程度覺得更加高了，擠在那裏的人連想轉一個身也不能夠了。我們七個人，扶着病人就在一個臨近車站宰牛的腥臭污穢的房子裏候車。

一列列的客車都靜臥在軌道上，肚裏都結實地塞滿了難民，彷彿許多沙田魚罐頭接連地擺在那裏。車廂外面可以立脚或攀手的地方和車頂上也都滿了人，彷彿一方方吸鐵石吸滿了鐵屑，排列

在那裏。

車站上的人一小半上了車。還有一大半在那裏鑽着擠着，想上車去。我們因為出了錢給火夫，所以安穩地爬在機車的煤頂上，那裏雖然也熱得厲害，但的確是要算最好的位置了，因為還可以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不像車廂中擠滿了人，滿鼻子盡是汗臭。

有一個窮苦的女人，抱着兩個黃瘦的小孩，在那裏艱苦地爬上機車來。火夫因為她沒有給錢——實在她也給不起錢——不但不援手她們，竟無情地把她們推跌了下去，母子三人坐了起來，在地上無告地流着悲慘的淚。那個比較小的孩子，額前的皮還撞破了二處，流着鮮紅的血。我們幾個人替她向火夫懇求了許多時候，說盡了許多好話，纔勉強給她們爬了上來。我憎恨着貪婪的火夫，對於窮苦的弱小者這樣地不肯加以援救。

不多一會，車子長吼一聲向前爬動了。

攀住在車廂外踏腳板上的人，車行動了，振蕩力很大，他們便很危險地被掉了下來。

敵機在車頂的高空出現了，車頂上的人和我們在煤頂上的人都恐怖起來。我們聽說過機關槍掃射的厲害，因而恐怖的情形比別人來得厲害。幸虧敵機只偵察了一番，彷彿別有作用似地向別處飛去了。

車在緩緩地向前開動，鐵路線兩旁的行人道上都是要離開上海逃回故鄉去的人挑着擔筐或

背着衣包，老年和青年，女人和孩子都有和虹口路上的撤退者一樣擁擠，他們都用非常羨慕的眼眸送着迅速地過去的火車。

新龍華站到了，滿站都是撤退的人，他們看看車廂中已擠不進人了，在那裏喟嘆着，怨恨着。到了松江站，站上仍然是擠滿了撤退的人，我望見他們不能上車的焦急的眼和臉，真要落下淚來。倘使日本帝國主義不這樣嗜好戰爭，恣意侵略，我想我們決不會遭受到這樣的苦楚的，我希望逃亡的人們都反過來吧，向日本帝國主義的手裏去奪回我們的自由和幸福！

在一望千里的平原上，火車發着吼向前迅速地 and 蛇一般逡巡地游着，經過許許多多從來不知戰禍的安適的村莊。吼着吼着，車子將馳上石湖蕩的龐大的鐵橋了，汽笛又是一聲悠長的狂嘯，盤踞在車頂上的那些機警的小心的人，都預先把身體匍匐伏倒了。那些貪看美麗的早稻將熟的金色的原野的人，沒有留心車子快要馳上鐵橋，還是挺直背脊坐在車頂。車子迅速地馳上鐵橋，鐵橋上的天棚便同樣迅速地從車頂上相距二尺來高梳過，那些直坐着不會躲避的人便演出了悲慘的一幕，他們的頭顱不擲在戰場上而給鐵建的天棚敲得粉碎，隨着「蓬」的一聲，連人翻下車去，跌在橋上，又從橋上滾落到浩浩蕩蕩的急流中沈沒了。或者他拉着行李和伏倒的人，那時連行李和人也一同被拋到了河裏，我不覺在那時驚叫起來，然而驚叫有什麼用呢！車子早已穿過鐵橋走了半里多路了。我痛心着想從死裏逃生的他們，反而逃上了死路。

車在嘉興站外停下了。遙遙望見在蘇嘉鐵路上開動的列車頂上也站滿了人，我祝福他們都能夠安全的到了各人的家裏。

剛纔在石湖蕩的鐵橋上演了一幕絕大的悲劇，車進了嘉興站在第三輛的車廂中，又發生一幕悲劇，那裏有三個體弱的人已被窒息死了。路警把他們攙下車來，同情的人都流了幾點熱淚。我們羸弱的病人，因為坐在機車上，能夠安靜地呼吸着新鮮的空氣，雖然坐了十一個半鐘頭的火車，覺得乏力一點，但總算安全的到了硤石。我們的一羣，不能不說是幸運的了。

三 轉上前綫去

故鄉是太落後了，需要有人來灌注一下抗戰的動力。我回鄉以後，就在灌注的工作中度過了半個多月的殘夏。故鄉的傍晚實在也太可依戀了，我們在廣場上用芭蕉扇撲着蚊蟲納涼時，每天所希冀着的信都在這個時候從郵差的手裏遞了過來。在那些信和印刷物中，使我不能忘記了前方將士的苦戰；同時也常常可以得到我的妻在江陰她的老家裏待產的種種。

我真榮幸，在一個郵差已經來過的傍晚，忽然郵差又遞來一封從南翔前線寄來的快信。信裏滿望着我能到南翔前線去服務，我真興奮極了，第二天便辭別了父母和故鄉，從水道悄悄地走了。所經過的村鎮，都悠閒地躺在綠野中，讓新涼的風和日光梳沐着。住在那裏的人，一點也不知道

前線正在爲着中華民族的生存而鏖戰着，他們都優游不迫地照舊度着他們的頹廢生活。真可憐，他們這種頹廢生活只要有人來領導和改變，他們也會振作起來，投入抗戰的陣線中去的。他們何嘗不愛自由和幸福，只是生長在死水一般的村鎮中，得不到這些推動而已。

我被小汽船，公路車，火車帶到了從未駐足過的被稱爲東方威尼斯的蘇州，到站已在下午四點多了。不知是那一軍的軍隊，那些滿身是力的年青的兵，鋼盔下赭褐色的臉上，都浮着一種不可搖撼的堅強的表情，嚴肅地，在月臺上候着列車開往離蘇州不遠的前線去，爲祖國殺敵。我從他們的身邊走過，不自覺地起了一種敬虔的心。

我穿過了一道門，到一間幽暗的房子裏，向站長說明了我要到南翔去的意思，問他有沒有車子。「到南翔去的車子早已不開了，那邊很危險，你還去做什麼？」站長溫和地這樣告訴我，而且問我：「假使你一定要去的話，那末你明天再來問，到安亭去的車子明天還有，今天的已開了。到了安亭再想法到南翔去，不是比在這裏方便一些麼？」

「是的，我到南翔去是爲了友人招我去前線服務的，明天有車到安亭去，那我明天想法到了安亭再說。不過，我還要麻煩你一件事，這裏附近你可以介紹一家旅館給我嗎？」

「可以，離這裏很近有」一家旅館，你如果不嫌小，不妨去看一看。」他寫了一張地名和旅館名的紙條給我，我感謝他熱心指導我這個沒有來過蘇州的人。